

宋史

百三十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七

宋史四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權輿國事右丞相兼樞密院事都總裁院等奉

勅修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

附方臘

梁師成

楊戩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黃門資驍銳善騎射用材武中

選授涇原儀渭同巡檢從景思立于河隍功遷內殿
崇班為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達討交趾駐富民
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
戎軍沿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
團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蘭
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
數日虜徹圖去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种誼襲
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
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以内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

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
東門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
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
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
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
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
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
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
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
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閣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

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銜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銜踈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位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首知入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

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
後政和初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
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曆中為河北
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
入繼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衆
言俟李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
王則反貝州為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關馬詔秦州置
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

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
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
諠訴亟闔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
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
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
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
自是為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略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
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辨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
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

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
言其資性儉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
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
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
議況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
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
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罷為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
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輝州觀
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
仁宗時嘗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

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
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醜二股河導之使東
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此
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濬昉以開
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洛州兼外都
水丞詔相度興脩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
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
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
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

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
挾第五埽之功專為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
開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磴又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
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
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
其姦欺之狀則多置撻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其
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
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
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
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

漕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
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踈之
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閹人從劉鋹入朝
利涉初為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
賞激加等英宗為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
頭供奉官欲以為潁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
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壘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
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
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僊韶院火營

救甚力賜襲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
謚曰勤僖利涉嘗幹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
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徃徃有緣
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
事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死擢
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
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
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
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

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

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
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窟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
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
趙積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
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詞久之
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
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
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

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由奏
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瑾華皆文
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
仁宗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
以為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
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輶車載二美人出二美
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
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
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
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是文應

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
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
轄改鄆州士良罷御樂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
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
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
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
擇曰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
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
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
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陰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